周易外傳

周易外傳卷三

船山遺書五

衡陽王夫之譔

咸

卦以利用則皆親乎人之事而惟咸則近取諸身何也義莫重乎親始道莫備乎觀成以始爲親故寂光鏡影量乍現而泯无體者不足以爲本也以成爲觀故漻淖纖靡視則𥊍而聽則𦗠者不可得而用也此聖人之本天道觀物理起人事以利用而非異端之所得而亂也久矣天地人三始者也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无有道而无天地故道以陰陽爲體陰陽以道爲體交與爲體終无有

虛縣孤致之道故曰无極而太極則亦太極而无極矣人之所自始者其混沌而開闢也而其現以爲量體以爲性者則惟陰陽之感故泝乎父而天下之陽盡此泝乎母而天下之陰盡此父母之陰陽有定質而性情俱不容已於感以生則天下之大始盡此矣繇身以上父祖高曾以及乎緜邈不可知之祖而皆感以爲始繇身以下子孫曾元以及乎緜邈不可知之裔而皆感之以爲終故感者終始之无窮而要居其最始者也无有男而无女无有女而无男无有男女而无形氣氣充而情具情具而感生取諸懷來陰陽固有情定性凝則莫不篤實而生其光輝矣故今

日卓然固有之身立乎現前而形色不爽者卽咸之所以爲咸豈待別求之含藏種子之先以爲立命之區哉若其身之既有則人之於天地又其大成者也乾一索而震再索而坎三索而艮則乾道成矣坤一索而巽再索而離三索而兌則坤道成矣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則坎離而上亦陰陽之方經方綸而未卽於成者與故坤立而乾斯交乾立而坤斯交一交而成命基乃立焉再交而成性藏乃固焉三交而成形道乃顯焉性命形三始同原而漸卽於實故乾坤之道抵乎艮兌而後爲之性命者凝聚堅固保合充實於人之有身且夫泰者天地之交也然性情

交而功效未起繇泰而恆繇恆而旣濟繇旣濟而咸皆有致一之臧必抵咸而後臻其極臻其極而外護性情欣暢凝定以固其陰陽之郛郭者道乃盛而不可加陽不外護則陰流流而不知其所止陰不外護則陽燄起而不烊其和自我有身而後護情歸質護性歸虛而人道乃正藉其不然亦流蕩往來於兩閒而无所效其知能矣是故以我爲子而乃有父以我爲臣而乃有君以我爲己而乃有人以我爲人而乃有物則亦以我爲人而乃有天地器道相須而大成焉未生以前旣死以後則其未成而已不成者也故形色與道互相爲體而未有離矣是何也以其成也

陰長之卦繇剝而下莫盛於觀繇姤而往莫穉於遯觀傴處而无嫌遯先時而早去者何也乘時者莫大乎位正位者莫尚乎中乍得所尚雖小喜而志行猶斬乎尊雖將盈而意歉故觀四之視五邈若天地而不可陵遯二之視三易若振落而无所忌陽雖欲恃積剛以弗逝其可得哉然則陽之所以遯者以二也二爲小主而小利貞當吾世而迫陽剛以不處陸沈而不可拯則小亦何貞之有哉曰陰之偪陽以遯者時也六之居二者正也正而思柔與艮爲體而受止於三此其爲情豈常有陰賊刑害幸其去以遂僭侈之心乎而當其時則固授人以疑无其心而授疑於

人二亦所遇之不辰矣則將告之曰疑在人而自信者志志不偕而疑非所嫌也雖然陽終疑而逝則二欲達其志而不可得其位正其勢親可以挽將覊之韁而莫挽之或挽之而情不及文文不達志无擥固不舍之情无流連无已之意則且欲挽之而終不可得是何也陽之決成乎必遯之世者无可前可卻之幾也而又孰與諒二相挽之心邪故白駒之詩似之矣其可留也則縶維之其不可留也尤懷音於遐心之後莫之勝說而猶且說與抑亦可以謝咎於天人矣雖然二豈以茍謝其咎者自謂終留陽之志哉魚石之止華元也呂夷簡之薦富范也其情似也而其

德則非殷之將亡紂无遯德而殷先王之廟社則遘遯之時也卒汝墳之子弟勤如燬之王家以維繫成湯之墜緒如文王者而後可謂固志焉嗚乎難言之矣

大壯

大壯之世陰畱中位陽之長也雖視泰爲盛而與復同機復三陰不應陰而頻復且厲大壯之三陽陰應而同其觸藩之志豈不億與陽之施壯於陰也非四不爲功震主而不嫌犯類而不恤四方勞勞於壯而未有實其俯而呼將伯之助毋亦比鄰之是求乃舍其同氣以甘陰之暱甚矣三之迷也壯者陽之用也陽化陰則陰效陽爲陰化陽則

陽從陰志物至知知偕與俱化而後陽德之壯反爲陰用陰亦且乘須臾之離特內應而爭一觸曰我亦壯也是三本君子特以荏苒私昵投足於網羅之中而成乎厲復誰得而援之曰此非小人之壯也哉甚矣上六挾不逞以犯難而三爲其所罔也嗚呼處壯之世益亦難矣以德則陽消陰也以位則臣干君也湯放桀於南巢而曰後世以台爲口實則聖人憖矣公羊獎趙鞅之叛而王敦蕭道成尸祝之曰清君側之惡倘往不止亂臣借焉爲三不可爲四極難大壯之吉非貞何利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无伊尹之志則篡也正大而天地之情見非以其情絜於天地

者驚挙之自刖不如屈子之放逐也
處非所據之位能因勢之不留而去之其猶足以補過乎
紀侯大去其國傳曰與其不爭而去非也紀侯之國紀侯
之據也非大壯之五也其猶稱紀侯猶晉執虞公著其位
閔其亡之易而甚其无悔之劣也齊滑䫲然侈衣帶之肥
晉恭欣然操禪詔之筆有人之心者亦何以處斯哉惟壯
之五乎則觸藩之羊蒙虎皮而僅立於天步其亡也忽焉
其勢也與哉其理也天遲回於久厭之心而需期已屆人
憤懣於无君之憾而待旦方興藩決矣輿壯矣是積靄欲
澂東光初起之候也喪之易非羊之不幸也知其易不驚

其喪則可以自保可以保其子孫可以不貽慘毒於生民可以不罹天誅於旦暮閭有歸而朔旦正畫已靜而雅樂聞則以謝前者妄竊之辜而又何悔之有焉故□□□□之浩然於□□也君子謂之曰順□□□□情也□□□□□而瘰人膏析人骨爭死亡於蔡州角之羸亦心之憯矣□□□□□□之族至今存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豈不諒夫

晉

晉進之也延陰而進之也夫物以同類爲朋類以相從爲協晉自觀來陰舍四而上處五是殆絕其類矣而惡知絕

其類者爲即尊而開其進之逵徑乎晉五之於陽需五之於陰來入而據其尊操彼之從違而招我之儔伍有同情焉需需陽以主陰晉晉陰以篡陽情相若道相反晉非君子之卦也則何取於康侯之績乎離麗也麗乎陽者非求以消陽也陽明而陰暗陰不能自明故往麗焉陽翕而專陰闢而化陽處陰中不隨陰暗故水內景陰處陽中隨陽而明故火外景陰麗乎陽依陽外著延照三陰俾不迷於所往故離位在午德任嚮明然則五之晉其類以升者將欲祓濯昭蘇革其夙滯以登於淸朗在觀之四且觀光於自他之耀而今自有之則可不謂人己互榮者與夫然而

九四之闔於其中以塞陰之進也亦鄙矣宜初之傲不受命而不失其裕也是故陰陽有定質而无定情君子小人有定品而无定性則亦樂觀其自處者何若也五惟自昭而昭物故福錫其類可以履天位而無慙焉雖然四且疑之上且伐之陽失位而志不平亦其宜也春秋序五伯之績而易許晉之康侯其聖人之不得已者與

明夷

陽進而上三陰退而下二進而上者志在外退而下者志在內皆絕羣之爻也明夷之象二順服事而三用逆取五貞自靖而四出迎師則君臣內外之勢其亦變矣夫四與

坤爲體而上晦而不見知與初爲應而初高而不可繼則乘時之士棄晦從明反思自效於南狩者在紂其爲商容而不爲祖伊與坤離殊分臣主異勢上雖暗極積厚居尊四國爲朋同惡相依六四身與同儔地與同國其虛實前卻之故知之深矣故陽與共事而密觀其釁獲心而盡彼情形出門而輸於新主則甲子之朝倒戈北嚮者非无有以爲之內應也故暗主淫朋離心離德之隱微久已聽大邑之區畫五雖婉戀以暱於宗邦麥秀之漸漸不能謀狡童於祕地矣故鳴條之誓辭斬斬其末宣也武王暴紂之罪宮壼游觀老夫孕婦之毫毛纖芥而无不悉士女元黃

震動臣附之合離早暮而壹不爽其所料誰令傳之誰與驗之我知獲心出門者之夙輸爲南狩之資也然則聖人將以崇陰謀而奬亂乎曰上之暗也失其位也失其位則天下之攘臂而覬之者豈但我哉授之人也則不如在我內揆己德麗天而明可以征矣然且孤注寡謀以召敗彼惛不知終不足以延登天之勢則盜竊紛紜晦以承晦者天下終无昭蘇之一日豈但十五王之令緒墜地以爲憂乎絜大公之情求同患之志上帝臨汝勿貳汝心則功名謀略之士亦樂晉焉而不復望以松筠之節矣宋襄之愚也卻子魚之謀而荆蠻氣盛故不如鄢陵之役賁皇在側

而一矢壯中原之勢矣成則配天敗則隕祚岌岌然得失在俄頃之閒而敢以天命民生浪擲而不恤也哉是故西周之滅也犬戎蹂乎鎬京幽王死於賊手秦於是時進不能匡王國以靖臣誼退不能翦豺狼以請天命苟安竊取偃臥西陲數十世之後乃始詐紿毒劉爭帝於戈鋋之下失正統者三十餘年際殺運者四百餘歲機失事非混一而名終不正再傳而天下瓦解豈徒在攻守異勢之末流乎故謀之周行之決進乘時之士而與共功名未可以貳於所事而厭薄之也雖然極明夷之變序南狩之績者周公也文王之當此則曰利艱貞而已故周德之至必推本

於文王而武周之事仲尼勿詳焉武周之功王之終而霸幾見矣當其世而有君子者于飛不食而勿恤主人之言豈非正哉商容之閭雖式雒邑之頑民公亦不得視飛廉之罰以翦除之初九之義公之所不得廢也南狩之世无于飛之君子君臣之義息矣義者制事以裁理也王逢處晉之世而效明夷之飛人之稱此以不食也何義乎

家人

居尊則喜處卑則忮情之常也雖陰陽而吾知其且然家人之體九正位乎五二不敢干四不敢偪以分正情而忮消乎下則陰困自處以貞矣陽居中得正大正以率物何

患乎陰之不從而家人之申訓惟在女貞者何也陽剛有餘陰柔不足有餘者盛不足者爭同處而爭陽尊不保故陰乘陽女亢男天下亦繁有之矣家人之體巽與離皆陰也陰主陽賓而陰能自守其位其猶女道之本正而无頗者與雖然各處其位未有歉也使之止而不泆靜而不競剛明外護以成女之貞而不過者爲閑爲威初上之功亦大矣哉故陰陽得位之卦四曰漸曰既濟曰蹇曰家人彼三卦者皆增陰而啟其競泆漸疑於下靡則初厲於小子既濟嫌於上濫則上厲於濡首蹇闢戶以四達而終以陷陽而幾不得出其惟家人乎閑之於下許子以制毋威之

於上尊主以治從而後陰雖忮忌柔曼以爲情終以保貞而勿失矣或曰德以綏順威以涖逆二中而爲離明之内主四退而成巽順之令德是物本正而過用其剛不已甚乎則將釋之曰以言乎天地之閒其初豈有不正者哉雖有哲婦始必從夫雖有嚚子生必依父是位本正也閨閫之內絕愛則夫婦梏庭阨之下寡恩則父子離是情本正也因其正位用其正情習以相沿而倒施戾出之幾成於至微而終於不可揜故君子不强裁以分之所无而不忽於名之本正然後正者終正而不渝故曰發乎情止乎理和樂而不淫怨誹而不傷逮其既淫既傷而治之則戕恩

害性之專起矣言前有性以爲物行餘有道以爲恆初上所以立位外而治位中也涉於位則情已發情已發則變必生三入二陰之中頳色危顏以爭得失婦子嘻嘻終不免矣顏之推曰梁元帝之世有中書舍人嚴刻失度妻妾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以身試於女子小人之閒授以不正而開之怨又非徒吝而已也

睽

陰陽失位而至於睽矣則猜忮乖離固有出於情理之外而值其世者恬不知怪也陽屈處於二四其睽也何尤焉陰進宅於三五可以无睽矣而爍淫異其性情非分生其

矜忌傲不恤羣成乎離泮甚哉小人之不可使乘時而得翳也雖然其猶有差等焉五履天步而明三處爭地而蔑其使[甯]謐之世戈鋋橫流者三其爲戎首與才均相偪激以寡恩故蔡攸不得全其毛裏之仁張陳不能保其刎頸之誼雖然天下將覩其凶終而莫之平與曰初上其平之者也初上之於家人也閑之於本合則易爲功於睽也合之於已離則難爲力逮位之已失也初上以柔道散之而奉陽爲主則解免於險初上以剛道固之而反爲陰用則睽終以孤孤而且難初上之技亦窮矣然而平其不平而治其乖者天之道也陽之任也初上亦何道以當此而无

傷乎夫情稱乎時者也事因乎位者也刻桅不可以得劒尸祝不可以佐饔均爲陽剛而位異則異所觸時殊則殊所施處乎睽之初上道各相反以相成而後術以不窮上居尊而俯臨以治下初處卑而出門以合交治下用刑合交用禮初與三爲同體上與三爲君臣小人之忿爭而不洽也責望其黨以連類之戈矛猶懼其君有正己之鈇鉞同體而相規則激而赬怒室之色居高而不我治則狃而盡攻擊之力初而張弧則救鬭而搏擊上而勿逐則救焚拯溺而用宋齊肆夏之周旋是故朋黨相傾之世始亦非无所忌也其上養禍端而不辨其下操清議而不戢建安

遺諭而紹瓚益爭天福講和而邪岐愈搆唐文擬之於河北而見爲難宋徽持之以建中而國卒不得靖誰實非臣仰給於我之膏雨而不能其斧衮則何憚而不任氣以競雄也乃爲之下者處士浮議於道塗小吏亟持其長短以引去爲孤高以蒙禍爲榮譽而陰邪狠鷙者假柔主之權俯而排擊偃月威張風波獄起燎原益逞四海分崩若令辨之於早上秉典型而下敦禮讓則豈有此患哉嗚乎能以此道而治睽者寡矣自漢亡以來敗亡之軌若一轍也夫天下不能無睽而有以處之則天地男女萬物以同而異者於異而能同辟咎亡疑豈憂其散之不可收哉然則

二與四其无責乎失位而處乎卑居爭世而爭不自已二守中而四居退閒闗勤困求所偶而託以誠自固之道也久矣其不復能他及矣故以恕待之而不施以悔吝之辭陰陽之用君子恆用其壯巽端恆用其穉用其壯故直養無害而塞乎天地之閒用其穉故處錞致柔而茍善其全軀保妻子之術蓋陰陽之功效各自其性情而生陽動而躁躁則憂其終窮陰靜而緩緩則樂其後裕故震奮而巽弱坎險而離附艮衰止而兌欣悅用陽之壯則迅起而有功用陰之壯則拔拂而易制其穉者陽替其功陰難於制異端顧利用之以其弱之動反之用爲形君氣母而寶之

焉甚矣其逆唱和之經而无以克天地之家也故易之順用於陰陽者四雷水而解也風火而家人也皆用其壯者也水山而蹇火澤而睽也皆用其穉者也雷水而解解則闢闢則陽得以交陰而成其廣生風火而家人家人則翕翕則陰得以交陽而相其大生故句萌甲坼生於解夫婦父子生於家人生因壯而成形形因壯而凝性也性凝氣盛乃以塞天地之閒而无慙若夫陰穉而睽陽穉而蹇則異是矣陽衰止而不足以生陰熟嘗而果於殺故見險而止者彼所謂虎兕無所施其攫也柔進而上行者彼所謂萬物之生脆弱也亦聊以自固其生而卒不知其濵於殺

矣蹇以險爲主故其流而爲申商納天下於艱難而苟居其功睽以爭爲道故其流而爲陰符鬭天下於機械而密用其盜此陽穉而弱陰穉而蕩者必然之數也擇陰陽而論者其尚辨諸

蹇

困剛揜也蹇亦剛揜也而蹇爲甚困外困之蹇自不能前也困陽盛而憤盈蹇陽孤而自保故以吉凶言之蹇優於困矣志盛者怨時命之不夙情孤者抱惴志以臨淵然則困且求伸蹇終自囿矣乎乃君子之欲伸困而勉蹇於不自囿其情同焉有小喜者必有大憖有深疑者必有定慮

許其止也不許其終止也三進而五中況其位之未亡者乎爲五慰曰大蹇則必有朋來何所憂疑於曾波危岸之下而謂出險之亡其期乎夫五之所望者朋也而朋亦未易致矣水居高而不給於流其利薄矣山載水而不足以厚其勢夷矣夫欲有爲者之效死於功名利勸之耳勢動之耳舍此而其術窮矣況其相顧而不前名亦不損居亦有歸同來亦有羣仳仳之屋尙廬爾廬蔌蔌之穀尙田爾田何爲舍樂土之優游遷王都之多故者哉故一念以爲往一念以爲來往之名實未喪而來則其蹇均也將以止亂而無定亂之期疑於懷土而亦有安土之義則忠孝之

情喪囘未決時實爲之迫不得而咎吝之也成乎大蹇之勢不息其大蹇之心然後可以激天下之憤心而躑躅者亦爲之扶杖而起人也抑天也天亦自處於蹇以激氣機之復而况於人乎是以石室既囚而後種蠡奮三戸已徙而後陳項起漸臺既改而後諸劉與夫椒未敗之前壽春未滅之日孺子之名尚在元后之璽未投忠志之士未嘗無悲閔之心而時在難爭名猶未正則以中節之大人不能必天下於往來况其寖衰寖微无求伸之志者乎

夫情遇乍矜則投兔或先感因同類則代馬必悲凖誼推情曾悠悠者之无終靳奚况乎類同剛正分繫君臣呼號

相聞泥中不恤而乃牽情小喜遇險倦歸斯不亦刻薄寡恩孱庸不振者乎三爲艮主五之所求來反偷安寶兼斯吝而聖人獎其能止許以智名則何以服二上越險而忘身居高而下應者哉三爲智則二上爲愚抑相率以乖離而後得免於違時之誚邪曰以智處蹇是或一道而豈許臣子之奉爲典要與夫三非无能往之志而非有可往之時也水流山峙既終古而不相知彼德我才亦欲諧而非其事且拯患者有不拯而自固者无不固今使三攘袂而起越疆圖遠而進鄙於非次之居則抑爲辇之九四疑不釋而道愈孤又奚益哉身安而後動交定而後求毋亦自

固於敦止之地合初二之爻以示聲援之有在也乎大智者无智色用愚者有智功況均在剛揜之中未見其力之獨優於五也則抑養其力以需時可矣若夫顧妻子以縈懷畏邅回而卻步鄙夫情短於飼豬壯士魂移於高會庸流以爲智君子以爲愚矣雖然三之先已後公恤利害以圖萬全者抑絜於二而有慙也何也以五之終不免於大蹇也故以智處蹇期於功立而蹇釋以蹇終蹇道在詘智而伸愚蘧瑗之保身甯俞之衞主道不同亦各因其時也已矣

解

夫動而濱於險者在我與在物同有淪胥之憂其能免也物免而我亦免而矜獨任之勞據功名之盛則德量損而令業不終其亦有捐戲而昭大信於天下者乎則豈不賢乎是故解四之以解爲己任而奮擊以解之也二則其朋也而不相應五上則其長也而不相協陰陽異初三則其敵也而固不相謀不諒於二朋友以爲疏己矣不合於五上君長以爲偪己矣不格於初三異類以爲傷己矣驚百里而破羣幽得免而喜乍免而疑將驅除之績未終戈矛之釁內起我將爲四危之矣而四以得孚者何也夫不自信者召疑處甚高者寡與期有功者來忌是故當位而利行

者功之所歸望之所集有爲而爲有獲而返凡此四者同類且忮媢之況異己之蒙其懲創者乎若夫解四之不當位則終古而無當位之日矣先之非物所望後之非功所歸无所爲而爲不獲居尊而退（四退爻）故其解也適見淪陷之難平而爲之不甯弗待同志之先要而引爲己任亦但曰險不可終而物不可終險也拊手揮散孤掌獨鳴天位无苟覬之心將伯无助予之望是故三陰之狐六五之黃矢以歸獲於二居尊而有解因人而成功以歸吉於五震功成而隼獲坎道夷而悖解以歸利於上而後遯二之處險而二不以爲疏臨五上之陰柔而五上不以爲偏无不

自信則疑去矣處不驕高則忌忘矣功不期有則謗消矣此朋至之孚不疾而速所繇異於蹇五之朋需之或然或不然而幸其來也

能得其情者必與同才者也能治其妄者必於乘時者也才不相肖言而不親時不乘權威之末服是以叔鮒說而季孫歸城濮勝而衞侯讐故卞璧暗投而見疑虛舟偶觸而无怨雖有盛心與以那福而才不相如時方未集固未足以消危疑於當世矣今以解四之震動不甯而釋天下於險阻非徒四享之非徒贈二而分享之亦所以作主於羣陰而調天下之怨也然而陰陽異才剛健失位豈特負

乘之六三卽初亦不必其孚矣是何也彼方錮一陽而堅持其險也迨於六五而時乘天位才共陰柔小人之跂足以望者冀與同情而五則藉解於四以成其君子歡然相得納其昭蘇於是晉同類而與謀詔出險之攸利則非特際剛之初六樂與同功卽三方竊君子之器亦失援消歸繼之以孚而不貳矣是何也羣心已喩物難已夷不退何待不孚何求无所用險則有所用解亦世之自然也而後捐狙詐罷戈矛泮渙銷融於雷雨之餘倘其不孚上抑可關弓注矢而非无名之師矣雷之興也氣動於地中功出於地上徹於至高而後敢凝陰以旣雨則是五爲震功之

盛而上乃震變之通也處盛功者不勞極通變者无咎故於上有待時之辭焉然則四其時之未至乎時未至而援劍叱車濯馮生之憂患故終歎四德之盛非聖人不足以當之

損

泰者天地之正也惟至正者爲能大通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建立於自然而不憂品物之不亨矣乃性靜而止情動而流止以爲畜畜厚則流迨其既流不需其長隨應而變往而得損者亦固然之勢矣雖然其往也亦有差焉恆初往而變四舍无位以就有位爲致用也既濟二往而變

五中未失而得其尊爲居正也皆未有損也損三往而變上高而无位極而不返爲賓於陰而疏遠於陽則往而損矣是故損之將損下以益上也初有損之心而勢遠難致則謙讓而用酌二有損之責而怙中不舍則自保以居貞居貞者旣以損委於三之遇用酌者抑以損任夫三之才地近易遷懷剛處進故毀家紓上綢繆膠固以合少男少女之交爲三之獨任而无所辭道在憂時心无憚往雖交失其位而不恤薦蘋藻而承絪縕損之所以爲有孚然而君子之用損也亦止於此而已矣僅此則專而過此則疑矣夫陰陽之未用先正體以定位陰陽之旣用尤立體以

達權立體達權則志貞而不靡任權墮體則游惰而忘歸乃陽之載陰喜浮而亟往陰之乘陽喜沈而便來來者曰安往者曰危陽喪其居以助陰之來返則損極而傷矣故酌之而不嫌其過愼薄享而不責其已涼所以立陽體於不窮而節陰情以各正也過此固不得免於疑矣任陽之浮往而不止徇陰之便來而无嫌受汚垢以爲量樂虛曠以爲高極不知裁不變否而不已於是地絕天而柔制剛虧減之歸人道以息善保泰者能勿戒心於此乎故君子之用損也用之於懲忿而忿非暴發不可得而懲也用之於窒欲而欲非已濫不可得而窒也此二簋之不必其豐

而盈虛之必偕於時者也是何也處已泰之餘畜厚而流
性甫正而情興則抑酌其遇稱其才而因授之以節已耳
若夫性情之本正者固不可得而遷不可得而替也性主
陽以用壯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情賓陰而善感好樂
无荒思蟣轉而非欲而盡用其懲益摧其壯竟加以窒終
絕其感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廢才而處於錞一以爲
寒嚴一以爲枯木滅情而息其生彼佛老者皆託損以鳴
其修而豈知所謂損者因三人之行而酌損之惟其才之
可任而遇難辭也豈並其清明之嗜慾彊固之氣質概衰
替之以游惰爲否塞之歸也哉故尊性者必錄其才達情

者以養其性故未變則泰而必亨已變則損而有時既登才情以輔性抑凝性以存才情損者衰世之卦也處其變矣而後懲窒之事起焉若夫未變而億其或變早自貶損以防意外之遷流是懲羹而吹虀畏金鼓之聲而自投車下不亦愚乎

益

受命者期肖其所生報生者務推其所利今夫天地以生爲德者水火木金與人物而同生於天地迨其已生水火木金不自養天地養之天地无以養人物水火木金相化以養之生者所受也養者所利也水火木金相效以化推

養而施於人物其以續天地之生而效法其恩育以爲報稱者也是故五行相養以養羣有受養爲壯施養爲老震位乎寅卯近水而受滋木之壯者也巽位乎巳近火而施爇木之老者也緜震而陽上行乎巽木漸乎老故无見於此者曰木王於卯衰於辰病於巳其然將怙養吝施苟全其形質以居繁富而沮喪於功用以避菁華之竭其亦鄙矣故彖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董子曰聖人以仁愛人以義制我震生巽而不憂其窮則以義制我而不保己以貪其利也巽達震以普散其材則以仁愛人而不靳恩以枯其私也迨其極也火受木生而木因火息薪而燄燄而灺

木且不足以存萌而榮榮而實歲云落矣黃隕而資人物之養木抑僅有存者大哉終不私靳其滋榮木之道體仁之全而抑自裁以義矣是何也肖其所生推其所利木長四時首爲天地之功臣道在必行而无容已者不及是而道未足以行也故曰木道乃行道之益豈問器之損哉或曰聖人立本以親用厚生以厚物之生使損己而往益則何以異於墨釋邪曰擬聖人於陰陽之氣數則各有道矣聖人者非必於陰陽而刻肖之也陰陽與萬物爲功而不與同憂聖人與萬物同憂而因以爲功故匱而不給之患陰陽不患而聖人患之推移往來陰陽以无涯而遞出博

施忘己聖人以有涯而或病聖人節宣五行而斟酌用之同之以有功異之以有憂權其施於仁義止其事於知能長裕而不設因以興利亦可盡才以配陰陽矣故益者聖人憂患之卦也

陽淸而亢輕利而任氣陰濁而幽取實而後名益初之陰遷而居四貿四之陽爲主於下居得爲之地行消否之權則陰益而陽非損矣四之象曰告公從往告而幾其從有喜詞焉則惟恐其不從而幸其從也用是見陰陽否塞之代陰非无嚮化之心特其情柔而用幽雖願依陽以爲益而无先求於陽之事乃陽據尊高而相拒時過而恝於必

去則觀望於下者始於慹中於忍終於忮害而與爲敵曰
彼亦一乘時也我亦一乘時也時方在我彼且孤高隋潔
終絕我於酬酢之塗則我亦可拔茅彙進建壘以相拒矣
今陽先下降以施陰遂上遷以報退諧得主之歡進獲賓
王之利於是晲天位之方尊恐剛情之難格飄搖異土沐
浴新澤顧瞻儔侶各畛殊疆乃始婉嬮殷勤通詞而若不
遠矣幸其從而利用爲依周旋不舍以消痞否之氣故曰
損益盛衰之始也藉非陽上損以施於陰亦何以起積衰
而嚮盛哉故小人革面之難非君子之憂而君子過亢之
終亦小人之无可如何者也迨其相得无嫌此以德來彼

以情往巽戸既開雷鳴斯豫成施生之益合天地之交卽以絜之太和之訢合亦蔑以加矣而上九之亢不知制猶從而擊焉將何爲乎故觀於四而後知初德之盛也大易於此豈但致抑陰之詞使之必告而誘以所利也哉

夬

善致功者用獨而不用眾愼修德者謹始而尤謹終眾力之散不如獨之壹也終事之康不如始之敏也夬以孤陰寄積陽之上而无位振蒙吹槁陽勢已成其於決也何有哉然而女穉善媚位窮辭哀以請苟延之命於羣陽者陰固未嘗忘捲土以重來也乃陽之往決也必有所任將任

之於五則五與之暱將任之於四則四與爲體將任之於三則三與爲應連雞形成而跱躅相顧吾懼其如六國之扣函關九節度之臨相州也其惟任之初二乎而初不足與爲功則二專其事矣夫二非專夬者而不得不專寢處其上者已懷外靡之心二爲夜戎戎起於近難伏肘腋宵旦不寐不敢告勞而遠攻礙於近掣成功无日而同室且有異心若是乎任事之難一簣之勞烈於九仞矣故上六之凶必待之无號之後而方其衆寡相持之頃則以號敵號而未有遜志夫非陽之處盛而衆疑者授之展轉以得有其辭哉非然則窮散消歸久无復然之望矣故終有凶

者夬以後之事非夬世之遽然也五陽在位而一陽之待
生於下者猶蟄伏以需將來逮乎需者必起漸次相臨然
後五不得洽比其鄰四不得糾連其黨三不得私阿其配
上亦无所容其无情之辭葢亦難矣藏眾於獨養終以始
藏者發而養者全然後乾德成而性命正豈能卒得之遇
雨夬且之世乎故君子積愼以思永恆豫治其未至之日
月端士納正以消邪必多得之繼起之後賢蒼勇靜謐而
懷情延攬用斯道也彖所謂利有攸往者也剛長乃終剛
不長則无以保其終矣夬之眾不如復之獨也

姤

君子之道美不私諸己惡不播於人故善長而惡短善長者長於所揚惡短者短於所遏則善雖微而必溥惡在著而不宣蓋君子者以扶天之清剛消物之害氣長人道而引於无窮故獎善止惡以凝正命於彼於此无所畛限无窮之生一念延之而人類遂絕乎禽獸矣而苟私善於己散惡於衆則殺害日進清剛日微无窮之生一人尼之而人類亦漸以淪亡焉剝之六五上承一陽柔不私美以宮人寵則善雖微而長姤之九二下近一陰剛不播惡義不及賓則惡在著而短有者不有者也不及者所可及也凡斯二爻位雖未當而中正不偏以其廣心成其義概大哉

其善於因變者乎姤剝之世均爲陰長姤初遇而剝濱盡則剝五難而姤二易公善於同類爲衆譽之歸引咎於一身居積毀之地則剝五易而姤二難剝以勸陰姤以責陽勸易從而責難副以宮人寵道固然矣而曰无不利其以獎掖小人而君子包有魚可以无咎矣而且曰不利賓其以責備君子而聖人與鳴乎處非望之咎逢躑躅之豕五陽所同也然而遠近之差遇不遇之際幸不幸存焉乃小人之遇此也與相狎昵而波流者不知惡也其天性之近善者知惡之矣惡之弗能遠之而姤能遠者之潔不受染於是己之溺惟恐人之不胥溺也蔓而延之多方以陷之

不盡天下以同汚而意不釋至於非意之風波无情之謗毀總以分其獨近小人之恥則九五隕天之休命亦蒙其累而不足以承夫始之知惡而恥之也亦天理之猶留於清旦而逢命不猶周章失據吹颸凶德辱逮清流則小人之惡始劇而當亂世遇淫朋其欲自好以免於羞者蓋亦危矣時命无恆躬丁不造不履其機不知其苦慶厤飛雲騷之書柴市傳黃冠之請雖千秋之昭晰難欺而一時之波濤亦沸矣然後九二長者之德爲不可及也雖然當斯世者幸得二以爲主而己賓焉則羣陽之福已借其不然君子遂无以自處乎姱修益實過潔而遠去履美而不炫

其名生死與共而无已甚之色蒼天指正有隕不誣彼娼而欲分惡以相贈者終亦弗能如天何也故无望人者五之志不及賓者二之義志義各盡以處於濁世禍福皆貞生死如寄人之不淪於禽獸尚賴此夫

萃

无咎者有咎者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而得无咎抑可許之无咎矣萃咎之府也而爻動以其時僅然而免故六爻而皆起无咎之辭焉曷言之陰陽之用以和而相互爲功奠之於所各得則秩敘以成納之於所不安而經綸斯起中外无一成之位則疑忮之情消出入有必均之勞

則節宣之化洽夫安有各紀其黨保其居而恃以長年者乎故曰萃咎之府也升小過亦聚矣而位非其尊也大過亦聚矣而應非其正也非其尊无可席之勢無其應无可恃之情則其聚也不堅而不召咎以生其戒心萃剛居五而四輔之履天步之安得心膂之寄人情翕然進相唱和俯仰顧瞻无有能散我之交者雖然而勢亦危矣不虞之𦣻知者灼見於未然則禱祀終而兵戎起非過計矣何也天下固无有挾同志以居尊閉戶握手而投異已者於局外持之以必不我違之勢可以遠怨而圖安者也故二之應五未必其孚也孚乃利用禴有不孚而姑禴者矣初之

應四孚且不繇也弗獲已而求合有笑之者矣三與上則旣不我合而抑不成應弱植散處於涯威孔福之旁漠然无所於交載涕載嗟畜怨於傍窺也亦將何以平之哉故慾者可抑也競者可釋也積悲歎而不敢言不虞之戒勿謂三與上之柔不足憂矣夫澤亦水矣乃澤者有心之化也水者无心之運也比以一陽坦然履五陰之中而无憂无心焉耳萃得四而羣居積澤而无流行之望則心怙於所私以私而聚以私聚而不孚以不孚而咎沾沾然恃其位之存黨之合物之不容已而我應以斯免咎亦靳靳乎其免之哉其惟廟中乎神與人无相雜也能感之而已足

矣觀時失而无可爲則以神道涖人而權留天位萃位定而有可孚則以鬼道絶物而怨恫交興保匽瀦之流絶往來之益君子之道而細人之暱難免於咎能勿虞乎

升

聖人之動必因其時然終古之時皆聖人之時也時因其盈而盈用之因其虛而虛用之下此者則有所怵矣有所怵者有所疑也疑於道之非與時宜則貶志以幾功名疑於道之將與物忤則遠物以保生死故一爲功利一爲元虛而道爲天下裂如是者皆始於疑時終於疑己夫己亦何疑之有哉審己之才度己之量皆无所待於物而爲物

之待天命之體煌然其不欺也无待於物則至正矣故小
功乍集而失道小名外溢而失德爲物之待則大公矣故
天下死而己不獨生天下生而己不憂死而才不審乎正
量不致其公鶩於才則鶩功鶩名而以爲物郎己也歉於
量則鶩生鶩死而以爲物非己也疑於己而失本疑於物
則爭末之二術者分歧以起而國終无人此无他疑不釋
而怵然於所升也故於時有疑焉於位有疑焉疑於時者
曰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雖驅世而笑我我必有其功
名而卓然自信立己以爲時之幹者昧不察也疑於位者
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而坦然自信推

己以濟位之窮者昧不察也則是盈可用而虛不可用也且使之用盈而詭隨之術蕩泆之智抑習用而不貞之冥升則疑之害亦烈矣哉故升之世非剛之時矣升三剛而不中非升之位矣上窺天位闃其无人沍陰上凝曠无適主時之不盈甚矣乃疑者疑以爲畏塗无疑者信以爲坦道秉其至健進而不憂涉彼方虛曠而不懾子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爲聖人之時豈必堯君舜相民誠物阜而後足以當聖人之升哉然則不繫以吉凶者何也不可得而吉者時也不可得而凶者道也欲盡其道而以吉凶爲斷則疑將從此而起矣嗚乎聖人

之才聖人之量聖人之自信聖人之信天下升虛邑无所疑也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困

人之有生天命之也生者德之成也而亦福之事也其莫之爲而有爲之者陰陽之㫐各以其知能爲生之主而太和之理建立而充襲之則皆所謂命也陽主知而固有能陰主能而固有知太和因陰陽以爲體流行而相嬗以化則初无垠鄂之畫絕矣以其知建人而充之使其虛者得以有聰明而徵於實以其能建人而充之使其實者得以受利養而行於虛徵於實故老耄而憶童年之聞見行於

虛故旦起而失夙夜之飽飫誰使之虛實相仍而知能交益者則豈非命哉然天之以知能流行於未有之地非有期於生也大德在生而時乘其福則因而建立之因而充襲之矣以知命之而爲五事爲九德以能命之而爲五福爲六極凝聚而均授之非有後先輕重於其閒故曰皆所謂命也而二氣之方錫人之方受以器爲承而器有大小以時爲遇而時有盈虛器有大小猶疾雨條風之或生或殺也時有盈虛猶旦日夜露之或暵或淸也則受命之有餘不足存焉矣有餘之數或在德或在福則抑以其器與其時或勝於德而不勝於福或勝於福而不勝於德猶蟬

餚之於飲食也有時儉於德而侈於福有時儉於禍而侈於德猶西飆之稼不成稿而寒暑之疾能失性也如是者有餘不足皆非人所能强非人所能强聽命之自然是以其所至者爲所致則君子之於困也因之而已而何有於致命哉夫致者其有未至而推致之以必至也嘗與觀於虛實之數量則知致德命者有可及乎上之理致福命者當窮極乎下之勢而无膚曰自然自然无爲以觀化則是二氣之粗者能困人而人不能知其精以自亨也請終論之以知命者以虛虛者此虛同於彼虛故太空不可畫以齊楚以能命者以實實者此實異於彼實故種類不可雜

以稻粱惟其同故一亦善萬亦一善乍見之心聖人之效也而從同以致同繇野人而上萬不齊以致於聖人可相因以日進猶循虛以行自齊至楚而无所礙惟其異故人差以位位差以時同事而殊功同謀而殊敗而從異以致異自輿臺以至於天子各如量而不溢猶敷種以生為稻為粱而不可移故虛者不足而非不足天命之性也善惡三品之說不知其同而可極於上也實者不足則不足矣吉凶之命也聖人无命之說不知其異而或極於下也抑太和之流行无息時可以生器可以生而各得其盈縮者以建生也則福德俱而多少差焉迨其日生而充其生則

德可充也福不可充也非有侈德而无侈福之謂也非堪
於德者眾而堪於福者寡也非德貴而福賤天以珍人而
酌其豐儉也則奚以知其充不充之殊也德符於知知虛
而徵於實福有其能能實而行於虛實可以載虛虛不可
以載實實可載虛一坏之土上負蒼莽而極於无根剛而
下之入於重淵虛隨以至而不竭虛不載實容升之器加
勺而溢擲一丸之泥於空隨手而墜矣故思之所極夢寐
通而鬼神告鬼神者命之日生者也養之所飫膏粱過而
疢疾生疢疾者命之不充者也藏淵盜也而才華督賊也
而義德之灌注者不中已於小人疆者不可強以廉頗之

善飯羸者不可望以籛鏗之多男福之縣絕者必原本於始生故致而上者實任之致而下者虛靡之也繇此言之與俱生者足不足而上致與下致別矣日生者充不充而上致與下致又別矣故君子致德之命致而上極於无已而窮皎白以高明肖其知也致福之命致而下極於不堪而窮拂亂以死亡稱其能也故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命致而後志可遂君子之志審其多寡建立充襲之數而繼之以不遷豈旦夕之偶激於意氣也哉困剛之為柔揜者福之致下者也不勝於器而儉於時二五皆以剛中者德之致上者也器勝之時侈之與生而建日生而亢極盛而不

衰斯以致於上而无難矣致德於高明以自旌致福於凶危以自廣又奚志之不遂哉若曰以命授人則勇僨而爲刺客之雄非愛身全道者之所尙困而已矣非必忠孝之大節而又何死焉

剛以柔揜則是柔困剛矣乃剛困而柔與俱困何也剛任求柔任與柔之欲與不緩於剛之欲求特剛以性動而情速遂先蒙夫求之實蒙其實不得辭其名而柔之一若前一若卻縣與以召剛之求其應剛者以是其困剛者亦以是而已矣故未得而見可欲既得而予以利闔戶而致悅虛往而實歸皆柔才之所優也因才爲用乃以網羅生死

乎剛於膠餡之中酒食也金車也赤紱也不待操戈矛固塞樹壘以絶陽之去來而剛以困矣然而揆諸得失名實之閒而陰已先困夫隆人者先自隆也汙人者先自汙也逸人者先自逸也勞人者先自勞也陰之德專其性則靜專且靜貞隨乾行而順代天工則以配陽而利往德之不專散處以相感性不能靜畜機以相制乘其上而縈蔽之糾葛頻蹙以迷陽於所不及知夫然則抑勞心汙下而無舒暢之一日矣非其金車卽其酒食非其酒食卽其赤紱而趨日下而術日上苟以售其罥縛高明之技是婦寺之情宵人之道也而豈不陋與幸而陽不之覺也藉其不然

豈復有陰之餘地哉抑不覺者非陽之過也須養於小人退息於嚮晦亦君子道之所應享而當困世而不覺則陽或過也守其道之所應享知而處之以愚光大而濟之以誠索諸明索諸幽洋洋乎有對天質祖之誠則陽不覺而非不覺也而陰之術亦窮矣於是乎陰終失據而先喪其貞然後反事而謀之心反心而謀之道動悔有悔以為吉則何其吉之不夙邪而陽祇守其誠而无所待悔繇是言之器覆而无遯鼠國亡而无不死之小人均喪其寶獨隕其名陽失數寡而陰失數多則柔先自困而亦終困豈或爽哉故陽困於人者也陰自困者也困於人者生越王幸

夫椒之功而困於會稽平原貪上黨之利而困於長平雖中陰之餌而貞不亡自困者死懷險致媚不悔而能保其終者終古而未之有也故君子終不困人而自困亦免焉其不得已而困於人也積精誠以保其所不及知如二五之享祀以承慶而受福又孰得而困之

井

困剛揜也井亦剛揜也二卦之體綜之而柔皆覆剛困獨蒙其揜而井利賴其養者何居天下之能加於我者皆其同類者也天下之與我異類者皆其不能加我者也同類而同情則性正而情交異類而異情則先難而後易同類

而異情則貌德而夷刑水之於澤陰陽非類而與同類類同而貌同類非而情異利其酒食金紱之可以相養而不知支流之沒於大浸水有澤而澤且无水柔且以加剛而莫能自出若夫水之與風凝散異情判然其不謀矣巽德雖順水終浮溢以出其不能加我者猶鐘鼓之不足以宴爰居也不足以宴不足以餌則亦不足以揜故上六雖柔其能幕陽而杜其用沒之功與若四之於三乘剛也而不爲乘剛三巽之成也則固非剛也疑於剛而乘之察其非剛而退自保焉而自飾之不遑而何乘邪乘非乘揜非揜巽開戶以旁行道不登於上則巽心惻矣坎履中以自用

情不合於下則巽心又惻矣不能揜之將自求之是木以載水收功於本絕之交盡瘁於可以有爲之日巽免於惻之爲福而豈得與剛爲難哉此井之通所以異於困之窮也故君子之於世也不數數然於物之類己而虞其有憯心其漠不相即者則徐收之以爲利用是故小名不慕小善不歆甘言不邇淡交不絕則成功於望外而朋聚於不謀雖然其於此也則已勞矣巽勞而坎非不勞者也巽勞於入坎勞於出故挹江河者施桔槔者其不窮者則果不窮矣抱甕而汲之重綆而升之所食者十室之邑而養將窮不窮其將窮恃有勞而已矣故井亦憂患之門衰世之

卦也

夫人之有情豈相遠哉懷乾餱之飴者享壺飧而不懟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珍有事也今以貪傈庸菲廢棄之子茍給利養授圈牢之秣飼而鄙爲木石无使有自致之薄長則淪沒澌萎卒以抑菀而不永其生故先王之於樂也非无都人士女敏手躧步可以娛神人而敎肄之然而傴者擊磬痌者擊鐘蒙者審音聵者眡度合天下廷廢天刑之子晉之於和豫之地則何也樂者和以養也和而及於不和之尤使之消散其一日之哀鬱而後細類劣生不虛養而有生之情效焉則亦且榮生而无甘死之心

所以調陰陽之沴而溥生理於无方也是故别无收恤拯貸之典而一登之有事以榮其養故曰聖人輔天地之窮且夫愚柔辱賤之士其視儇巧便給者所得於天之短長吾未得而知也禮失而求之野十室而有忠信疏逖微末而莫繇自拔則皆消沮而忍於長捐雖有倜愿一得之長迨其湮沒且以求慰其生而不遂況望其引伸而奮迅邪故棄人之世世多棄人彼誠无以自振也井之初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蓋哀之也既以爲之井矣食則其榮而不食其辱猶夫人之情也巽而入入而下亦非有瀆潦沸溢不可蠲遏之汚垢也不幸而泥者時爲之猶之乎爲井也

亦各有施焉因而浚之薄取而小用之豈无所望於上哉置之不食而井舊矣井舊而无以自新矣長捐於時而无汲之時灰心於涓滴之再潤者亦勢莫如何終自廢以无禽矣使遇洞酌挹注之主功施廢疾而才登菅蒯則居然井也而豈逮此與甚矣五之至清而无徒也三功之成進而相比潔而自薦使非數數於求明以受福且終年抱惻而國莫我知而況初之疏賤而羸弱者乎秉其致養則不足以自潤不足以自潤則生理憊而生氣窮君子固已哀初之時命而不得與於先王之勸相矣出險而有得色絕物而自著其功寒儉自潔以凋和平之氣井五之中正哀

世之德也衰世之德慘於盛世之刑與其爲水不如其爲火子產之得爲君子有勸勞之道也夫

周易外傳卷三終